家禮源流

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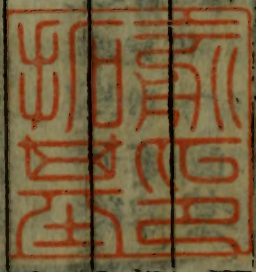
喪禮

家禮源流卷之八

喪禮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

每日晨起主人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喪合】曰尸在床而未殯男女位于尸傍則其位南上以尸頭所在為上也既殯之後女子則依前位于堂上南上男子則位于階下其位當北上以殯所在為上也○【開元禮】每日先具朝奠於東階下內外夙興各纏服男子就東階下位【若升哭於殯東其位如始成服之式】婦人升詣殯西位內外皆哭尊長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奉魂帛出就靈座【補註】出就靈座謂入靈床奉出也然後朝奠執事者或問

男喪以奴爲行者而祭之猶云不可况女喪以避嫌女僕之故而使奴執奠可乎退溪曰執奠子弟之職內喪使奴執奠之失不待言也須子弟行之子弟或有故寧親執可也

設蔬果脯

盥祝盥手焚香斟酒主人以下再拜哭盡哀【儀節】每日晨起侍者設盥盆帨巾櫛具于靈床側凡生時所用之物皆列之執事者設蔬果脯醢羹飯茶酒匙箸于靈座前卓子上又置執事盥盆帨巾於其座東主人以下入就位哭盡哀出魂帛魂帛出侍者入靈床中斂枕衾祝點茶主人以下且哭且拜餘同本註○禮畢用罩巾罩蔬果之類夏月撤去脯醢茶酒之類○【備要】朝哭朝奠餘同上○【沙溪】按儀禮朝夕哭與奠節次各異而或者以哭奠誤認爲一項事非是

【雜記】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擧其帷哭畢徹垂下之無柩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

○國禁

哭則止朝夕之奠卽位自阼也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夕奠時自卽作階下位同乃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檀弓】朝奠日出夕奠逮日逮日及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象朝食夕奠象夕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禮朝夕哭褰帷敬姜避嫌故

【劉氏】璋曰凡奠用脯醢者盖古人家常有之如無別具饌數器亦可夫朝夕奠者謂陰陽交接之時思其親也【疏】朝奠須日出夕奠須日未沒者欲得父母之神隨陽而來故也○【河西】曰此通禮之昏定晨省也朝奠將至然後徹夕奠夕奠將至然後徹朝奠各用罩子【集說】罩用竹爲格白生絹爲之

若暑月恐臭敗則設饌如食頃去之止留茶酒

果屬仍罩之【輯覽】罩韻會陟教切四聲通解冒也覆也○【問解】曰朱子曰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劉氏璋曰凡祭祀品味亦稱人家貧富不貴豐腆貴在修潔奈何今俗於喪中奠爲尤務華侈凡弟妹先後相尚以物具之豐儉議精識之厚薄其中油蜜果子花燭等物爭高競大以義僉觀富者旣遠於誠慤貧者終困於經營顧於親身久遠之圖多所闕而不暇恤可歎也已又凡祭物禮畢即當撤去而如果子之類備得旣薦又不靈卓空曠爲貓蹂嚙跋月一設而不動塵埃蒙被或鼠污損其爲不敬孰甚於是凡吾子孫毋過一楪奠罷即撤花燭并勿設可也

食時上食【士喪禮】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註疏詳見下本經下△【張子】曰奠之說見下祔祭註起子說下

如朝奠儀上○ 【儀節】執事者撤去朝奠陳設如前餘同 【簡易】家禮上食不用酒五禮儀不用肉膳

【大全】李繼善問檀弓既祔之後唯朝夕哭拜朔奠而張先生以為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温公亦謂朝夕當饋食則是朝夕之饋當終喪行之不變與禮經不合如何朱子曰此等處今世見行之禮不害其為厚而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或問虞祭之前朝夕朔望奠而不獻虞卒哭之後漸用吉禮則必用三獻固也但朝夕上食亦必用三獻則近於繁只用一酌則非祭之吉未知如何世有上食不斟酒者苟簡不可從也或以為古人既葬之後無朝夕上食有明證朱子丁外憂居寒泉精舍只朔望來拜几筵若有朝夕上食則先生豈可遠去几筵而獨寓寒泉乎無乃先生守墓於寒泉而主婦進饌於几筵耶退溪荅曰虞後吉禮三獻如卒哭祔練祥等祭上食非祭之比安有三獻但不奠一酌則又非也葬後上食與否或人所疑似然而

實有未然者昔陸子壽兄弟亦有此說又謂几筵不終喪而撤朱子力卞其不然子靜不以為然子壽悟前說之非有肉袒負荊之語夫几筵既云當仍設而終三年則上食決不可廢朱子於寒泉往來之禮混亦疑於此而不得其說今亦不敢妄為之說恐只當從俗終三年上食每上一酌為是耳㊀沙溪按以朱子答陸子壽胡伯量李繼善等問目觀之古禮分明罷之以横渠溫公說及朱子答葉味道書觀之當不罷上食罷與不罷尋常有疑惟當以朱子所謂不害其為厚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之教為定論耳

㊀或問成服前無上食之禮非闕典乎退溪答曰上食所以象平時死喪大變之初死者魂氣飄越不定生者被括哭擗無數此時只設奠以依神則可矣上食以象平時非所以處大變也當是時生者三日不食亦為是也而今之儀註於小斂前已有上食之文恐失禮意也○又曰三年朝夕上食無燃燭之文未知如何然廢之未安而貧家蠟燭難繼或曰油燈代用無妨○或曰廬墓朝夕上食世多有合祭兩親曾已在

墓當作廟

廟之主還奉于廬所或有假為桑木主者如何退溪皆合祭非但無文可據吉凶並行非禮無疑廟主還廬所固為無理桑木假主三年後處之亦難孝子知禮者不為並行則善矣若未免俗而并祭者以紙榜行之三年後焚之差可然終始非禮也

● 問寒岡曰葬後上食非古經本意而後世相襲行之今俗就墓旁廬安主於別廳朝夕之食不廢至大祥乃已又國俗考妣忌日多并設祭仍此援例或有其親先亡而其葬同處則乃作位版設食於共卓甚者曾有二室三室者亦皆聯設不敢廢一雖止在三四十年之前墓有東西南北之異一遇新喪俱設而并祭果何禮耶須自忌祭依禮文只行一位然後始祛此惑矣若於俗節行祀於墓前而先亡之親葬在同塋則不可為之變其服異其禮奠如此者在所不論也又曰喪禮有進而無退故葬後罷朝夕奠有朔望奠至祥後祔墓則使徹几筵唯朔望通新舊主行參禮而已今俗於大祥後仍奉几筵行朔望之祭或有朝夕上食如舊至禫乃已雖云寧失之厚大非禮意也凡喪祭始

終隆殺莫不有漸聖人節文至精至密後人遵守猶恐未至豈容徑情更爲亡於禮者之禮乎

夕奠

如朝奠儀畢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座【補註】靈座謂靈床 哭盡哀【儀節】撤去舊奠陳設如前儀如朝奠侍者先入靈床內鋪被安枕然後出奉魂帛安床上置衾鞋于床下收晨所陳頮櫛之具 ● 【沙溪】按朝陳頮櫛至夕始收似未安

哭無時

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於喪次【喪服】疏哭有三無時始死未殯以前哭不絶聲一無時既殯以後卒哭祭已前阼階之下朝夕哭在廬中思憶則哭二無時既練之後無朝夕哭唯有廬中哭或十日或五日思憶則哭三無時也卒哭之後未練之前唯有朝夕哭是一有時也

【喪服小記】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廟門殯宮之門有事

則闕無事不辟朝夕哭受吊哭皆即門內之位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也

[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方氏]曰寡婦不夜哭盖其遠嫌之道穆伯夫也止於晝哭而不嫌於薄文伯子也晝夜哭而不嫌於厚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小祥後君使之不得不行反必祭告俾神靈知其已反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朔日則於朝奠設饌

饌用肉魚麪米食羹飯各一器禮如朝奠之儀[儀節]是晨侍者設饌比朝夕奠加盛望日如常儀儀如奠○[益氏]按禮母喪朔祭則用父為主用父為主則是以夫而祭妻也其禮視子於父母為輕其行禮之際稍加節文似不為過今擬子之喪毋有父

在主祭者之儀于左○就位舉哀出視帛主人詣香案前焚香斟酒執事者點茶再拜禮畢按母喪而父主之喪父不親焚香斟酒則與子主者何異子喪父母所以不親行者居重喪未葬不當用行也○備要同本註○沙溪按士喪記朔月不饋于下室疏大小斂朝夕奠等皆無黍稷唯有下室若生有黍稷今此殷奠自有黍稷故不復饋食於下室也大夫以上又有月半奠亦不饋食於下室云按朔奠已設飯羹朝上食不當復設

問母喪朔祭子為主朱子曰凡喪父在父為主則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也又曰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註云各為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是凡妻之喪夫自為主也語類朱子曰夫祭妻亦當拜今以子為喪主似未安⊗高氏曰若遇朔望節序則具盛

饌其品物比朝夕奠差衆禮疏曰士則月望不盛奠唯朔奠而已

沙溪按家禮無論士與大夫皆無月半之奠蓋朱子斟酌時宜從簡之道也東俗雖寒士家亦設於月半非家禮之意然其來已久似難卒變○楊

氏復曰按初喪立喪主條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今乃謂父在父為主父在子無主喪之禮二說不同何也蓋長子主喪以奉饋奠以子為母喪恩重服重故也朔奠則父為主者朔殷奠以尊者為主也喪服小記曰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虞卒哭皆是殷祭故其夫主之亦謂父在父為主也朔祭父為主

義與虞卒哭同

李繼善問政和儀六品以下至庶人無朔奠而溫公書儀皆有之今當以何者爲據朱子曰旣有朝奠則朔奠且遵當代之制不設亦無害○退溪答人曰旣日朔望奠則固當不比於朝夕之畧世俗所爲合於高氏禮斯爲得之朱子謂如朝奠儀者謂只一獻無三獻節文耳非謂設饌只知朝奠也但禮緣人情設饌有加而只獻一盃近於欠畧也 國朝五禮儀註有連奠三酌之禮依此行之爲當士唯朔奠者先王制禮有降殺亦其宜也然今人非至於窮不能辦則并擧望奠亦未爲僭也○又答人朔望奠三獻說兄弟喪中行之今思之未爲得也○又曰居廬者朔望節日當行於几筵行於墓所者非也○或問東人四時節祀皆得墓祭或云寒食端陽則可矣正朝秋夕乃朔望也朔望殷奠也盞几遂而往奠墓側不可云曾見南中人前期三四日行事於墓側此與朱子所云鄕里所爲者揖似未知如何退溪答曰節祀古所無而起於後

今人平日皆行於墓所如使三年內并節祀皆歸几筵則體魄所在一無所事是謂神不在於彼也直待喪畢始行於彼則無乃有求神於所無之嫌乎正朝秋夕朔望之祭亦思得良是或此二節依南中所爲而寒端二節用當日行於墓或正秋仍只行於几筵而餘二節行於墓恐皆無不可也○大祥後禫前朔望祭退溪說見下大祥章末附註撤几筵下○【頤庵】祥後朔望設見上朝夕上食下

有新物則薦之【大全】有薦新如朔奠註疏詳見下本經下

如上食儀【儀節】新物者五穀果品菜蔬一應新熟之物凡初出而未嘗者用大盤盛陳于靈座前卓子上

【檀弓】有薦新如朔奠【應氏】曰薦新重時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衰薦新於殯其痛尙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亦如之

月令 仲春之月鮮(獻)羔開氷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偉)于寢廟孟夏之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以雛(雛鷄也)嘗黍羞以含桃(櫻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穀稷)嘗新先薦寢廟仲秋之月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之月以犬嘗稻先薦寢廟(詳定)

郊廟禮言古者薦新于廟之寢無尸不卜日不出神主奠而不祭近時擇日而薦非也物熟則薦不以孟仲季爲限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呂氏月令一歲之間八薦新物開元禮加以五十餘品景祐中禮官建議以爲呂記簡而近薄唐令雜而不經請自今孟春薦韭以卵羞以葑仲春薦氷季春薦筍羞以含桃孟夏以彘嘗麥仲夏嘗雛以黍羞以瓜季夏羞以芡以菱孟秋嘗粟與稷羞以棗以梨仲秋嘗麻嘗稻羞以蒲季秋嘗菽羞以兎以栗孟冬羞以鴈仲冬羞以麕季冬羞以魚

今春不薦鮪實爲闕典請季春薦鮪以應經義如鮪魚闕即以魴鯉代之

劉氏璋曰孝子之心事死如事生斯須不忘其親也如遇五穀稻黍稷麥菽百果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此桃即今所謂桃李之桃也一應新熟之物必以薦之如上奠儀凡靈座之闕除金銀酒器之外盡用素器不用金銀錢飾錢河西當作纏毅以主人有哀素之心故也檀弓註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禮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練祥雖在喪制之中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槩喪主於哀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寓其敬

士喪禮朝夕哭不辟子卯旣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婦人即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即位辟門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婦人拊心不哭方有事止讙囂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也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賓皆即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

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即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右朝夕哭○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設也于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遂先者明祝不復位也適饌適新饌將復奠○右徹大斂奠○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籩次酒次醴也不巾無菹無栗也菹

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也錯者出立于户西西上滅燭出祝
闔户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衆主人出婦人
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
人乃就次○右朝夕奠○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
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朔月月朔日也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如初者謂大
斂時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甒北也於是始
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疏曰平常猶生時也主人
拜賓如朝夕哭卒徹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
朼釋匕于鼎俎行朼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

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后執執俎者行鼎可以出其序升入之次其設于室

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籩位敦啓會郤諸其南醴

酒位如初當籩位俎南黍黍東稷會蓋也祝與執豆者巾乃出共爲

之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

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也○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果

物新出者○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

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不復蓋也面足執之令足間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

今敦酒其設于外如於室外序西南○記朔月童子執帚

郤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執用左手郤之示未用從徹

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比奠舉席埽室聚諸窔布席如初

卒奠掃者執帚垂衆內鬣以接反從執燭者而東此猶先也室東南隅謂之窔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羞四時之珍異湯沐所以洗去汙垢內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頥跡日一日之中三時食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者或鄭畧言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畧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下室燕寢之室如其頥象生時一食之頃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跡曰大夫以上又有月半奠有黍稷亦不饋食於下室可知（）

吊奠賻

凡吊皆素服

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儀節】 各隨其人所當服之衣而用縞素者今制惟國恤用布裹紗帽其餘則不許有官者衣可變而冠不可變若無官者用素巾可也

【檀弓】 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羔裘玄冠朝服馬氏曰弔者在小歛前猶當服之此言小歛之後也

【雜記】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去聲殯亦弁絰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着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註見上

【服問】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君爲卿大

夫之喪成服之後着錫衰以居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着錫衰首則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將葬啓殯等事則首弁經身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着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鮮見儀禮

問今吊人用横烏幞頭也此禮如何朱子曰此是玄冠以吊正與孔子所謂羔裘玄冠不以吊者相反退溪曰古人至以首腰經往吊今人雜服以吊俗之弊也素冠雖不可爲白衣白帶甚可也

奠用香茶燭酒果

有狀或用食物即別爲文[illegible]曰奠貴哀誠不必豐腆今俗爭相侈靡或

未易辨遂不行之惑矣餅搖婦人相饋之物豈男子之肴饌乎何不烹一隻雞釀一壺酒哭而酹之尚有靈魂必為歆享矣

司馬溫公曰東漢徐穉字孺子豫章人每為諸公所辟雖不就有死喪負笈笈箱也古人多言負笈謂自負赴弔嘗於家預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漬浸潤也曝乾曝露也乾燥也以裹鷄纏到所赴冢隧外隧墓道也謂掘地通道以葬以水漬絮使有酒氣汁米飯白茅為藉以鷄置前醱醱酹也酒畢留謁**漢書**上謁註若今通名也則去不見喪主然則奠貴哀誠酒食不必豐腆腆厚也**朱子**曰孺子如此者是要用他自家酒不用別處底所以綿漬者蓋路遠難用器皿盛故也

賻用錢帛【說文】註賻之言補也助也○【公羊】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禭穀梁曰貝玉曰含

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

【曲禮】弔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亦見表記

【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冉子知以財行禮而不知聖人之心于其誠不于其物○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從自也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情此涕為

無自而出○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子柳之弟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班猶分也諸兄弟之貧者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爲利也○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送終畢賻布有餘家臣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還歸四方賻主人之帛布善其能廉不若班諸貧者

文王世子 族之相爲也至于賵賻承贈含皆有正焉隨其親疎各有正禮庶子官治之

少儀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執以將命故云不以遂進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

有司 甸田也臣受君田此納者田野所出 賵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

太白兵車不入廟門 賵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賻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 故不入廟門太白之旗與兵車雖并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此謂鄰國爲賵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致其物於地擯者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

具刺通名 [韻會]書姓名於奏白曰刺○[事始]古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故謂之刺後以紙書 故曰名紙

賓主皆有官則具文狀 [illegible]手謁註國朝有官君子請謁於人親書云某手謁上某官即今之門狀也唐李德裕爲相人務加禮改具銜候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否則

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

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既通名喪家炷火燃燭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共祭祀之明燭○禮記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士喪禮宵為燎于中庭厥明滅燎○燭俟于饌東○乃奠燭升自阼階○既夕二燭俟于殯門外○燭入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質明滅燭○宵為燎于門內之右○厥明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讀遣卒命哭滅燭出○記中奠執燭者滅燭出○集覽按喪祭禮用燭之節如右仍記于此以備參考○楊氏家禮會成親友行奠條云用香燭酒果金銀楮錢可具一狀先揆進主人燃燭以待奠者至柩前跪焚香奠酒拜主人哭而答之焚楮錢餘同弔儀若具香燭楮錢来弔者亦同但不具狀并酒以此觀之所謂燃燭之燭弔者所持来之燭明矣○或問家禮不言用燭儀節只有香卓上一燭今人逐位例用雙燭退溪答曰不言用燭而用燭雖可疑喪禮弔客之入有燃燭之文用燭恐無不可但不須每位雙燭○[illegible]

〔覽〕按本朝五禮儀大夫士庶人喪成墳既畢別設攢奠而又於白晝丘壠之上設燭以奠此吾東俗墓祭用燭之始也然未知其義今姑從禮經之說早闇則燃燭既明則滅之可也○〔厚齋〕曰家禮祭祀并無用燭之節而儀禮有質明滅燭之文禮記有日不足繼以燭之語以此觀之明燭之爲用只以破闇無預於事神之道也惟奠禮則必用香燭何耶意者一家之人精神當接固無所待矣若其自外來者須憑光氣薰灼之功可通幽明有無之際玆所以用之者歟余又見白晝墓祭亦必具燭未山原八風之地寸焰豈可久燃而燭苟未燃則雖饌品已陳羹飯已冷不敢行獻或既笠籠之張栻帷之奔走驚救終不成禮此輩不可不曉也

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音佩棄也遠也不勝驚怛敢請入酹〔河西〕曰酹當作奠○〔備要〕并仲〔要訣〕不奠則改酹爲哭

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

酹茶酒【備要】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受之還授執事置靈座前俛伏興護喪

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

皆哭盡哀賓再拜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要訣】曰今人多不解禮每吊客致慰專不起動只俯伏而已此非禮也吊客拜靈座而出則喪者當出自喪次向吊客再拜而哭可也吊客當答拜○【擊蒙】問曰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則拜賓之時亦由西階而升降乎今家禮主人哭出西向再拜賓亦東向答拜所謂西向之位其不在阼階下乎曰按士喪禮君使人襚主人拜如初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註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疏曰小斂後始就東階下西南面主人位也又男女奉尸侇于堂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即位主人拜賓即位踊註即位踊東方位疏即位踊東方位者謂主人拜賓訖即向東方阼階下即西面位又按雜記曰吊者即位于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吊者

入主人升堂西面吊者升自西階註門西大門之西也主孫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曲禮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吊賓時耳以此觀之始死拜賓在西階下東面而小斂後始就阼階下西面 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備要】亡者官尊云捐舘 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備要】不奠則無奠酹并賜四字 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寬譬主人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廳事茶湯而退【集說】俗有薄設酒食待客者非禮宜痛革之○【丘氏】曰按書儀賓答拜後有主人置杖坐几子或不設坐褥或設白

褥茶湯至則不執杖子賓退持杖而送之之文今世士大夫聞喪賓吊之有設草座待客者客出不送此雖俗禮若来吊者果平日親厚之人有事相資者必留恐亦無害 主人以下止

哭○若亡者官尊即云奄逝稍尊即云捐舘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惟其辭各如啓狀之式見卷末

【儀節】奠儀序立獨祭則曰就位擧哀哀止再拜詣靈座前若是衆賓則尊者一人獨詣焚香跪尊長者否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接之傾酒于地執事者接盞置靈座前讀祭文于賓之右擧哀再拜焚祭文哀止禮畢○【[illegible]】曰曲禮凡非吊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則吊喪不答拜明矣而家禮本書儀乃從世俗有賓主拜答之文蓋禮從宜二先生蓋以義起也吊拜尚以義起之若夫祭奠而主人代亡者拜恐無甚害今擬吊奠者尊長於亡者則主人代拜平等與卑者則否○吊儀吊者至護喪

入白主人以下各服其服就位哭以待弔者至向靈座立擧哀哀止詣靈座前上香再拜主人持杖哭出西向立弔辭同本註但尊長來弔不拜主人◎備要按廣記凡死者是敵以上則拜必者則不拜◎喪者二人以上只弔其識者◎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哭◎檀弓孔子惡野哭註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常言之蓋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或郊野道路哭非其地◎沙溪按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蓋主人拜賓以謝弔慰此賓所以不答拜也今當從高氏半答跪拜之禮也

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不知生而弔近於諂不知死而傷近於偽◎廣記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生死皆識則既弔且哭但識死不識生哭而不弔但識生者則弔而不哭◎齊側皆反者不弔哀則動◎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以為助執喪事之凡後而來非行賓主之禮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

哭日不歌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司馬溫公薨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皆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伊川固爭引論語哭則不歌子瞻曰不可謂歌則不哭也伊川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可謂燠糟鄙俚叔孫通也一作塵糟陂裡言其山野○問溫公薨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朱子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悲地所以東坡謂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與早作樂而暮聞親喪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勝長一脚短不辭得平以某觀之伊川有些過處道夫問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弔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勢不悲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罷起惟輕功起惟重天下事自是悲地秤停不得語類○曰伊川哭則不歌之說朱子以伊川爲不是竊有疑焉蓋是時一慶一弔皆同朝共擧一日之間吉凶相襲旋罷旋集禮瀆情數恐不如是日早弔之爲得不宜以恒人聞親戚之喪即趍奔赴者例論

之也伊川豈不思而失言於其間哉◐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不歌與不笑義同臨哭也不翔不為容也

【檀弓】曰死而不吊者三畏厭壓溺畏方氏曰戰陣無勇也陳氏曰自經溝瀆也或云巳命鬪狠也畏壓溺皆非正命故在所不吊應氏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吊為國而死於兵者亦無不吊之理○【張子】曰知死不知生傷而不吊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吊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吊於人是日不樂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餘哀未忘也○【補註】問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此古人曰變而變常為得性情之正然先王制禮曰人情而為之節文必情與文稱乃為得宜恐吊喪之日不飲酒食肉可以施於有服之親或情分之厚者若吊泛常之人只當於行吊之時不飲酒食肉吊畢則復常既與死者平時分疎但須少變平日以存古意可也朱子曰有服則不但吊日不飲酒食肉矣

其他則視情分之厚薄可也（天全）◐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吊人

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爲禮也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

爲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illegible]答人書曰既葬則先之墓措親喪而言者朋友非至親之比恐不必先之墓况既葬返魂之後几筵爲重奠於几筵而兼行弔爲當若曾子所云朋友之墓有宿草不哭只謂或几筵在他而行奠於墓者可如此耳非謂必先之墓如親喪也且觀古禮文凡吊者賓無不哭主人無不哭答雖過哀練皆然與曾子之云似若不同與今人主哭而賓不哭殊異若爵則三年已過當就不可就人家廟而行之也

墓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吊死者既吾之所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吊之所以成往來之情義

[illegible]所識者吊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情雖由於死者禮則施於生者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

喪儀 尊長於已踰等喪後事不猶待弔 若於尊長之喪則待

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待弔 ○備要曰 候時謂候朝夕哭時

文王世子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 鄭註 魯人有同姓死而不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不弔荅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絶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絶也故同姓爲宗合族爲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出經傳通解）

曾子問 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群立旅行則爲忘哀哀彼忘吾親哀在親弔爲矯僞非虛而何○栗谷曰居喪吉禮

固不可與然吊送禮却似不可廢所謂禮從宜者此也(詳見下居喪雜儀)

檀弓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吊曾子曰我吊也與哉 友義隆厚不容不往但往哭而不行吊禮耳○**曾子**既聞夫子之言矣往哭子張得非好事者為之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吊然兄弟則恩義存焉同姓之恩隆異姓之恩殺

雜記 三年之喪雖功衰 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云 不吊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着己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 朞之喪練則吊 **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吊此為父在為母 既葬大功吊哭而退不聽事

焉已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往弔他喪則弔旣畢即退去不與主人襲斂等事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儀禮】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不杖期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不聽事此喪旣葬受以大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人襲斂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執事擯相也禮饋奠也擯相事輕饋奠禮重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爲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

【檀弓】婦人不越疆而弔人○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狐鮐苔始也髽不以吊時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吊

【喪大記】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此言小斂後迎賓之禮婦人於敵者

固不下堂若君夫人来吊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不哭○大夫君大夫之臣以大夫為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不敢如國君尊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己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以君来告死者且以為榮也

喪服小記 為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吊之雖緦必稽顙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大夫尊不敢以輕待之○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雜記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

者其贈也拜他人以物來贈之時則稽顙父在則贈拜亦不得稽顙

檀弓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朱子曰拜而後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也稽顙而後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卻交手如常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隱痛也

喪大記 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敵者之弔不出門者有君命而出迎亦不哭也此小斂後也

喪服小記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奠後君弔非時亦免敬君故新其事親屬尚卑故不免而為主也

雜記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不以殺禮

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檀弓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適子以他故不在庶子不敢受弔不以卑賤為有爵者之喪主○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亦無除喪後受入之弔深衣吉凶可以通用練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時已過而哀情未忘也善其處禮之變

司馬溫公 曰凡弔人者必易去華盛之服有哀戚之容若賓與亡者為執友則入酹婦人非親戚與其子為執友嘗升堂拜母者則不入酹

戶令人內喪直拜靈座前非禮也生時無通九家并堂之分則內外之禮截然不可亂也

弔及送喪者問其所之分導營辦貧者為之執

紼紼引棺索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負土之類毋擾及其飲食財

貨苟也呂氏曰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或不救而死

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

之意幾不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大事有不能周者而況於他哉故親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

弔哭而已莫不致力焉後世不然賓止于弔哭而莫肯與其事主人舍其哀而為飲食以奉之

甚者至于損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人之痛由是先王之禮意已廢矣今欲

行之者不必盡如禮意于始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量力之所及為營葬具之未具者以應其

救輟子弟僕隷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紙幣壺酒之奠以為遂除供帳饋食之祭以為賻賵

切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踰恣以他辭無受焉則幾矣○丘氏曰今世俗於親賓來吊往往設席以待之裂帛以散之送往之日親友釀錢爲主人設宴於墓所醉飽歌唱甚者孝子亦預飮啜亦何禮也今擬親賓之來遠路者令無服之人設素饌以待之似亦無害但不可飮酒耳○陳安卿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於是日哭則不歌然質之日用間則此事更有曲折如臨喪側主人若留飮或辭之不得或與長者同行長者留則少者有不得已辭者辭以實則形主人之非禮辭以疾則僞難掩力辭而峻拒則又恐咈之情而近於硜硜之信果不知如何爲當其有情輕不至於哭但以尋常行吊者或感物而笑樂或燕會於他所與夫送人之葬而與飮胙燕賓等類不審有妨無妨如何朱子曰行吊而遇酒食須力辭必不得已留亦須數辭先起予可醉飽○退溪答人曰喪次設酒食處之之道如陳安卿所云當矣此則已赴他喪所處之宜耳已當喪而待客欲反今之弊俗而合古之禮意其間曲折至爲難處者多○程子葬父

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出近思錄臨喪飮非禮）○**高氏**曰既謂之奠而乃焼香酹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久矣非禮也○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曲禮註見上）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如揖策之策）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俟孝子伏次卑者即跪還（去聲繞也）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楊氏**復曰按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説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酹者初酌酒則傾少酒于茅代神

祭也今人直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河西】曰亦然謂高氏亦以今人以奠爲酹而盡傾之於地爲非也與此條所謂入酹跪酹似相抵牾斜柱也斜相抵觸蓋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爲正詳見祭禮降神條㊐又曰按弔禮主人拜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賓来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今世俗弔賓来見凡筵【禮記】虞而立尸有几筵几所以

象神席也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

既而賓吊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儀禮經傳通解〕有公事不廢吊孔子兄子孔蔑與宓子賤偕仕子問孔蔑曰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公事多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問子賤對曰雖有公事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子喟然曰君子哉若人○死非義不吊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左傳〕○哭賊宋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報於晉曰介夫死而哭之哀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匍〕服〔匐〕救之〔檀弓〕◐哭惡左傳襄仲哭公孫敖不以惡廢疾也◐哭不避亂左傳子皙攻殺伯有子產枕之股而哭之子皙欲攻子產子皮曰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通解〕公族之刑者不吊不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通解〕曰不但公族

私喪亦可倣此而行之也○**開元禮**若刺史哭其所部生入設席於楹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哭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左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即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復入若刺史遣使弔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內外俱哀服主人以下就階下位婦人入就堂上位內外俱哭使者素服執書相者引入門而左立於階間東面使者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進受書主人拜送於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如上弔儀客出必頃內外止哭○**朱子**曰開元禮刺史弔民畧如古者君弔臣禮本朝删去

弔者入靈座奠退弔主人圖

同姓期功以下

丈夫尊行

婦女尊行

主人衆男

奠

主婦衆婦女

同姓婦女

幃

燭

靈座

讀祝

奠

丈夫衆主人

主人

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

賓

賓入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酒俛伏興讀祭文奠賻再拜

幃

婦人依次

中門

丈夫位次

廳事

護喪

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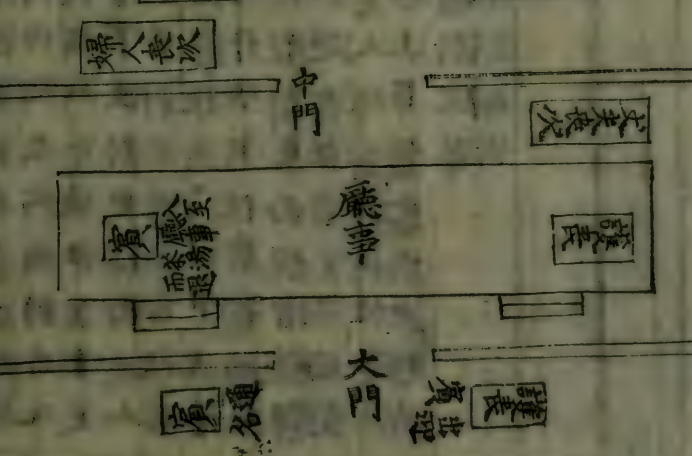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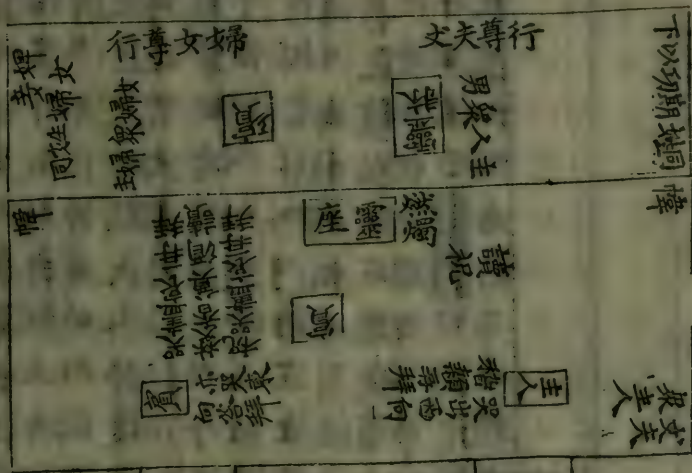
主人至廳事進湯茶而退

大門

護喪

出迎賓

賓

通名

〔問故二字他本在使者下〕

聞喪 奔喪 〔疏〕曰男子有事四方安能免離親戚然則奔喪之事不孝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為之禮也

始聞親喪哭

親謂父母也以哭荅使者又哭盡哀問故 〔儀節〕訃至擧哀問故男子去冠及上服婦人去首飾及華盛之服被髮徒跣不食哭擗無數

〔奔喪〕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

又哭盡哀 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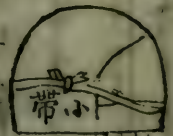
易服

裂布為四脚 〔[illegible]〕曰四脚之制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大帶於腦後復收後脚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頭亦名折上

巾其後乃以枲縧為之專謂之幞頭白布衫繩帶麻屨〔□〕曰裂布為脚家禮本書儀恐是當時有此制今世人不用忽然以行遠路恐駭俗觀擬用有子粗麻布為衫戴白帽束以麻繩着麻鞋○〔□□〕按此當有被髮一節而家禮不見蓋蒙上文初終之儀也儀節於入門詣柩前再變服條有曰就東方被髮如初喪則始聞喪被髮徒跣而為奔喪不可被髮而行故斂髮着四脚巾到家又被髮徒跣也○〔□□〕曰重喪既成服奔母喪在途恐只以重服行而至彼行變成之禮似可蓋重喪遺輕喪當其事則服其服既事反重服則重服為常故也○〔□□〕曰母喪奔喪時在道着重服而行恐不可

〔奔喪〕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後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尊卑禮異

四脚巾圖

遂行

日行百里［[illegible]］註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遽故倍之○［[illegible]］日日行百里言其大約也道路舍止不能皆然書儀云今人雖或與親屬偕行不能百里道中亦不可留滯也不以夜行雖哀戚猶避害也

［奔喪］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舍

［曾子問］老聃曰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孔子曰婦人不百里而奔喪

道中哀至則哭

哭避市邑喧繁之處為驚衆也○司馬溫公曰今人奔喪及從柩行者遇城邑則哭過則止是飾詐之道也

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

家不在城望其鄉哭

奔喪過國至竟境哭盡哀而止哭辟避市朝望其國竟哭

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

初變服如初喪柩東西向坐哭盡哀又變服如大

小斂亦如之 河西曰亦如之者柩東西向坐哭盡哀也○儀節奔喪者雖至在家者男婦各具服就位哭以待奔喪者至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四拜且拜且哭擗踊無數哭少間拜吊尊長受卑幼拜吊且哭且拜并問所以病死之故乃就東方去冠及上衣被髮徒跣不食如初喪各就其位次而哭第二日晨興男子袒括髮婦人髽至上食時捲所袒衣着戴巾巾上加環絰腰具絰散垂并具交帶（詳見初終）○補要同本註按家禮儀節與禮記各有異同

奔喪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鄭氏曰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加腰絰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

此絞帶即襲經之經非象草帶之絞帶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也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其餘親踈之屬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

無變也免麻免首絰腰上言襲絰此言免麻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墻之東也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奔母之喪西面哭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父喪襲絰于序東此言襲免絰于序東加免輕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拜送賓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與主人更踊賓客之也

○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疏曰一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一括髮不及殯亦一括髮

喪服小記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不言笄纚

異於始死至即以麻括髮于殯宮堂上袒去上衣降阼階東而踊踊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着腰絰于東序之東此奔父喪之禮也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異也着免加腰絰而即位於阼階東而更踊故云絰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門而就廬次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也

喪大記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 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之西故退而近

北以向南也

雜記婦人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吊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旁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未視濯則使人告於君侯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

大夫國體也古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之喪

奔喪者至家入門詣柩前再拜變服就位哭泣圖
丈夫尊行
婦女尊行

後四日成服

與家人相弔賓至拜之如初【儀節】是日朝奠時在家男婦各服其服就位哭奔喪者具衰絰持杖向靈座俠地入少頃詣所尊諸父前跪哭又向諸母前跪哭畢幼者又向奔喪者前跪哭一如前成服儀賓客有來弔者哭出迎之稽顙再拜且拜且哭尊長不答拜其餘否○或問在途遭兄喪未殯斂故兄弟過四日亦未成服到家殮殯後一日方成服而弟念此雖非奔喪之例以兄嫂觀之亦有奔喪而未到喪次者也喪至之日雖即大殮其儀節則一依始死禮第四日成服如何退溪答曰當如是

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沙溪】按奔喪疏此奉君命使事未了不可以已私廢公事故成服以俟君命他人代已也

設椅子一枚以代尸柩左右前後設位哭如儀但

不設奠 註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 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如儀 是日堂中設倚子一枚以代柩前設卓子一張上置香爐香盒燭臺之類主人坐於位東衆男坐其下皆藉以藁主婦坐於位西衆婦女坐其下以南為上哭不絶聲設奠儀節為位之後是日即陳設蔬果脯醢盞飯茶酒之類於卓子上用侍者一人為祝祝洗手焚香斟酒再拜擧哀自是以後朝夕日中凡三次遇朔日即盛設如在家儀有子孫在喪側則不設

變服

亦以聞後之第四日 聞訃之次日男子皆袒去上衣散髮者用麻繩束之首戴白布巾巾上加單股之經（禮所謂環經也）具腰經散垂其末三尺及具絞帶婦人用麻繩撮髻揷竹木簪服輕者皆着素服袒開上衣用布纏頭或着白巾亦可成服儀節聞訃第四日夙興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執杖有腰經者絞其麻本之散垂者（去環經）男位於靈位東女位于西各以尊卑為序

擧哀相吊卑幼者以次就尊長前跪哭吊慰盡哀復位受吊儀節同初終禮○**按**按變服必不待四日之後而此下又無成服一節殺變字即成字之誤

奔喪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未得行若奉命而使事未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聞喪而未得行則爲位哭

丈夫尊行　　婦女尊行

下以功期姪同

主人衆男

倚子

以代尸柩

主婦衆婦女

同姪婦女

妾婢

帷　　若喪側無子孫中設奠　　帷

異姓丈夫　　異姓婦女

在道至家皆如上儀

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爲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其相吊拜賓如儀【儀節】至家在家者聞其至各具服以俟其人衰絰持

杖哭入門升自西階詣柩前四拜哭擗無數吊如成服儀就其位次坐哭在家者皆哭○【沙溪】按奔喪既除喪而後歸亦括髮據此成服而奔喪者恐當有括髮之節

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

之墓者望墓哭至墓哭拜如在家之儀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illegible]】曰亦然者歸家詣靈座前哭拜也但不變服

【奔喪】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経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

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告事畢之墓之事畢 遂冠歸入

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

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

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

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

五哭相者告事畢 遂冠而歸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冠謂素委貌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為一哭明日象小斂為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為三哭又明日成服為四哭又明日為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

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

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奔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盖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小陰示哀之殺以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既日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拜賓則主人代之拜當主人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穪袒而下云成踊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穪襲者容齊衰重得為之襲也又按上文為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

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文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句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袒經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着常時吉服也不踊以服除哀殺也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奔喪在除服之後者唯首免腰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illegible]曰今制仕官者於杖期以下喪不得奔喪及其官滿而歸往往在服滿之後今擬戴白布巾具腰經詣墓再拜哭踊隨俗具酒饌以奠獻亦可○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註見上哭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

【喪服小記】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至家爲位而
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
天者情惡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殯宮也○【通解】答人書曰先之墓家禮固指親喪而言雜
記又云不及送葬者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亦指兄弟喪而言皆至親之喪哀痛迫切無所不用
其極之禮也若朋友之喪非至親比則恐不必先之墓
【雜記】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
於墓遇主人葬畢而返則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之墓所而後反也
齊衰以下聞喪爲位而哭
尊長於正堂卑幼於別室○【司馬溫公】曰今人皆
擇日擧哀【書儀註】曰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竟爾而受弔凡悲哀之至

在初聞喪卽當哭之何暇擇日但法令有不得於

州縣公廨擧哀之文則在官者當哭於僧舍【補註】愚謂今在官者聞齊衰大小功喪不得奔喪三日中可委政於同僚朝夕爲位會哭於僧舍四日成服亦如之以日易月齊衰二十五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畢仍吉服聽政每月朔變服爲位會哭月數旣滿卽除之至於緦小功則會哭成服俱不必行但哭之盡哀可也其他皆哭於本家可也

【奔喪】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

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為位而哭其餘不得為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為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為私事未奔者也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早獨此所言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三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早而亟謀奔故也成服拜賓者謂成服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成服而後往蓋外喪緩可容辦集而行也）○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為位不奠（云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久設也）○哭天子九（九日九哭）諸侯七（七日七哭）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哭諸侯哭舊君也不拜賓避為主也）諸臣在他國為

位而哭不敢拜賓(在他國為使而出)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亦謂在異國者)凡為位者壹袒(一袒謂為位之日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註已見稅服條下)○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麻者吊服加緦之環絰也)

(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

檀弓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不得哭於廟他室異室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

出曾子曰甭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
哭於甭次曾子北面而弔焉其徒門弟子也次其人所寓之舘舍也士
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也○有殯聞遠兄弟
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
哭之側室燕寢之旁室門內大門之內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內之右不居主位示為
之變也○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
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
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此闢
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已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
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曰女子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也故姊妹

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為主受弔拜賓也凡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謂此子之父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不見禮儀鄙朴無文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illegible]曰哭必為位者所以叙親疎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服而不為位故曰無服而為位者惟嫂叔盖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為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為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為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為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為主異於嫂叔之喪也以子為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方氏曰無服之喪猶且為位知小功不為位尤為非也

○伯高死於衛

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所親者故哭之廟父之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朋友之比有相趍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太疎而有以子貢為主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方氏曰使子貢為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為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允以稱其情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覆醢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陳氏]曰哭以師友之間也○孔子惡野哭者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也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驚駭故惡之也○[張子]曰有服之喪不哭諸家而哭諸野者也

[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以哭對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麻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絞之小功以下不散垂○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註見上并有喪條下

喪服小記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南向者爲主以待吊賓也

若奔喪則至家成服

奔喪者釋去華盛之服裝辦即行旣至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以下至門而哭入門詣柩前哭再拜成服就位哭吊如儀

檀弓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

奔喪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雜記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云大功望門哭此大功降服大功者也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 大功者亦同 [illegible]曰齊衰降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為位會哭月數既滿次月之朔乃為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

則哭可也【愚按】曰師友雖無服月朔會哭亦同

家禮源流卷之八

喪禮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

司馬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王制註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謂大夫除死月為三月士數死月為三月是越一月故言踰月令五服年月敕退溪曰敕如受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呂才曰古之卜葬蓋以市朝變遷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曰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定公十五年九月

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古人不擇日也昭公十二年葬鄭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毁之則朝而窆不毁則日中而窆子産不毁是不擇時也 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耶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抇音骨○退溪曰本作掘穿也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

則如之何公曰子游問喪具[本註]之儀物送終 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音烏乎齊[本註]子細切○言何以為厚薄之量劑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還音旋本註斂畢即葬也懸棺而窆彼斂切以手懸繩而下之不設碑繂也人豈有非之者哉 昔廉范千里負喪[後漢書]范杜陵人父遭亂客死於蜀范時年十五往迎父柩船沉俱溺以救得免郭平自賣營墓[漢書]平家貧力學親死不能送葬遂賣身於富家為傭覓錢營墓鄉邦稱之舉孝廉官至大夫豈待豐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服[小記]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註謂子於父母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也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憫傷也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游食稻衣錦不

知其何以爲心哉世人又有游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毁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蓋出於羌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久習以爲常見者恬然曾莫之恠豈不哀哉

[illegible]曰秦之西有儀居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咸爲孝子○[illegible]曰古人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今有狂夫妄以其先人棺櫬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惡及親戕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恠可不哀哉◐又曰明道先生至晉城晉俗尚焚尸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先生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語類問設如母卒父在父要循俗制喪服用僧道火化則如何曰公如何曰只得不從曰其他都是皮毛外事若決如此做從之也無妨若

火化則不可泳曰是殘父母之遺骸曰此話延陵若將與表服浮屠一道說便是未識輕重在

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于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程氏**自先生兄弟所葬以昭穆定穴不用墓師以五色帛埋旬日視色明暗卜地氣善否○**張子**曰葬法有風水山岡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諸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非陰陽家**漢志**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曆象授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也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

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 呂子約問程氏葬說彼安此安彼危此危墓以藏體魄也所謂安者何所指耶朱子曰正指體魄而言耳程子論此意思甚詳讀之使人惻然感動 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 程子曰葬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此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又曰卜選時日亦多乖謬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為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已亥日葬大凶今按春秋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皆謬者多矣當棄而勿用 甚者不以奉先為計

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倉故切安厝安置也]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韻會 余招切燒瓦坑○司馬公 葬說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斂而藏之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干支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係焉非此地此時不可葬也至有終身而不葬嗚呼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葬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瘞之耶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將葬大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

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諸族人曰有張生者良師也吾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袂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兹著論俾後之子孫欲知葬書之不足信也（會通）

○羅大經曰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像迴合若風氣鬆踈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烟起聚此誠不可不信若乃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

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遺體得安耳豈籍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先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旣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塚中枯骨所能轉移乎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常言郭璞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後世方且誦其書而尊信之不亦惑哉 ○按古者葬地葬日皆決於卜筮令人不曉占法且從俗擇之可也

胡伯量問某舊聞風水之

說斷然無之比曰謀葬先人周旋思慮不敢輕置既以審諸己又以詢諸人既葬之後累聞或者以爲塋竁坐向少有未安便覺惕然不安乃知人子之喪親盡心擇地以求亡者之安亦未爲害朱子答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朱全)〇又答孫敬甫書曰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〇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欲掩藏其父祖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利達之計耳(朱全)〇又曰以子孫而藏其祖考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子孫盛而祭祀不絶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近世卜筮之法雖廢而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精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滅絶之憂甚可畏也〇又曰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

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他不是○[語類]答朱子書曰尊嫂已遂葬事否卜兆固當審處然古人居是邦即葬是邦蓋無處無可葬之地似不必越他境費時月泛觀而廣求也君子舉動人所師仰近世風俗深泥陰陽家之論君子固不爾但恐聞風失實流弊或滋幸更裁之○[西山先生]曰合司馬氏程氏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太拘不至太拘則葬不患不時矣夫某山強則某枝富某山弱則某枝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陰陽家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張皇熒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又曰欲知地風開壙之際試以燈燭雖孩提之童斷可自識○[語類]曰風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預卜葬穴門人畢集襯行紼六日始至蓋亦慎擇也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

者誠本朱子是說而祭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備要]按禮大夫士三日而殯故三月而葬既殯之後即謀葬事其有祖塋則祔葬其次若狹窄及有所妨礙則別擇地可也○補告啓期按既夕禮葬請啓期告于賓而書儀於筮得吉之後主人至殯前哭遂使人告于親戚僚友應會葬者家禮無之故今補入既得地則擇日預先以啓期告于親戚姻婭僚友之當會葬者

○備要同本註

[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邦墓萬民所葬也古者萬民所葬同處墓大夫分之使各有區域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為左右也禁令禁其侵爭令其族葬也度數基之高卑樹之多寡也墓域謂營

限遮列之處墓中有室各自守之

王制 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 說見上大夫除死月士數死月是大夫四月士三月 ○墓地不請 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而請求已亦不得以擅與

檀弓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未忍以鬼神待其親葬則終死事故葬而北首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 死也 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子高齊大夫不食之地不耕墾之土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于願反）請前（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示不欲與聞其事也）

喪服小記 祔葬者不筮宅（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不必再筮）

檀弓 李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不近人情非禮明矣）○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愼（讀爲引去聲）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殯於外先

儒謂欲致人疑問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耳陳氏曰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此非細故不得不卞

曾子問曰幷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啓母殯後惟設母啓殯朝廟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柩不暫停也葬母而反卽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殯之期葬奪情之事故先輕奠奉養之事故先重○**張子**曰古者掘壙而葬旣幷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

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

喪服小記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餘見虞祭條下

檀弓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岳樂洛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太公留周為太師死而葬周子孫反葬於周以從先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狐雖微獸丘其窟藏之地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本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去聲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字廣輪

橫曰廣直曰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再言之者傷離訣之至情而冀魂之隨已以歸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惟適旅葬之節又且通幽明之故夫子善之然爲疑辭而不爲決辭者盖季子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不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illegible]曰古人適異邦死不必歸葬故里知季子是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禮者也(遺書)○[illegible]曰延陵季子便有老莊之意(語類)○或問季子之於禮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朱子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語類)○招魂葬通典東晉元帝時袁瓌上表請禁招魂葬云故僕射曹馥沒於冦亂適孫瑜招魂殯葬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椁周於棺棺周於身非身無棺非棺無椁亂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

為從義於禮為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劉洽皆招魂
葬請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懷表賀
循啓辭宜如瓌所上荀組議亦如之或引漢之新
野公主魏之郭循皆招魂葬答曰京代所行豈禮
也哉或引喬山有黃帝之塚是葬神也答曰時人
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裳同組意組子
奕附組意于寶騐招魂葬以為失形於彼寄塚於
此匕者不可以假存無者獨可以偽有哉未若之
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
孔行議云招魂而葬委巷之禮殯葬之意本以葬
形既葬之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魂
而葬及於人情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難曰伯
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恭姬宋王先賢先武明主
伏恭范遂并通義理公主亦招魂葬豈皆委巷乎
行曰恭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就復
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
當葬魂乎此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址
海公沙歆議云即生推匕依情處禮則招魂之理
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盖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
武陵王招魂葬議云禮無招魂葬之文宜以禮裁

不應聽遂張憑議云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葬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博士江淵議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尸柩非謂魂也無尸而殯無殯而窆任情長虛非禮所許○[愼獨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寧可得招而葬乎○[問解]問招魂葬朱子曰招魂非禮先儒已論之矣（大全）○[illegible]按今人有死而失其尸者或葬以衣冠殊非禮意○

子思曰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應氏]曰若卜其宅兆丘封壤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飮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

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粥謂嫁之也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

主人既朝哭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穴【丘氏】曰按掘兆謂掘地四隅為營沘之域兆謂開穴也家禮刻本多誤以兆為穴字相承之誤久矣殊不知本文只是開塋域下文穿壙方是掘穴○【輯覽】按五禮儀穴字正作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士喪禮】疏為葬時北首故壤在足處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

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問后土氏之祭朱子曰極以言之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輯覽】曰古禮無所謂后土氏者唯唐開元禮有之温公書儀本開元禮家禮本書儀其喪禮開塋域及窆與墓祭俱

祀后土然后土之稱對皇天也士庶之家有似[illegible]僭考之文公集有祀土地祭文今擬改后土氏爲土地之神○【[illegible]】曰從家禮備要從丘說當祝率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果脯醢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着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入【[illegible]】弁經葛與神交謂不敢以凶服交神者示敬也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洗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某年歲月朔日子【[illegible]】日日十干子十二支

某官姓名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

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家禮]註艱謂非常若崩壞也謹以

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

執事者皆再拜徹出主人若歸則靈座前哭再拜

後倣此[儀節]告者詣香案前上香斟酒後復斟酒置神位前○[補註]按祔葬先塋則別以酒

果告于祖先合葬則又告先葬之位○[疑禮問解]問家禮無酹酒而儀節有之酹酒當傾少許於地而

以其盞即奠于神位如廟祭之祭酒乎退溪曰從朱子

[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宅葬居也冢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

經之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既朝哭主人皆

往兆南北面免絰免如字免絰者去吉不敢純凶命筮者在主人

之右(命尊者宜由右出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筮者東面抽上韇兼執之南面受命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玆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某甫且字也宅居也度謀也基始也言為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疏曰上大夫以上卜而不筮下大夫若士則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畧凡筮日會命筮為述命中封中央壤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旅衆也從猶吉)主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筮之)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明非常故)○記筮宅冢人物土(物猶

相也相其地可葬者乃營之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事畢○[illegible]○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鏄置于燋在龜東楚焞也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周禮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䟽曰周禮註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者焌讀如戈鐏之鐏謂以契柱燋火而吹之也契既燃以授卜師用作龜役之使助之是楚鐏與契為一皆謂鑽龜之荊鐏取其鋭也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疎者涖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䟽曰周禮太卜註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

兆原之塋域是用名之爲原田也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闑西閾外爲卜者也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擁之

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涖卜命授龜宜近受命宜却也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魂神上下得無近於咎悔者乎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畧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疏曰大夫以上皆有述命述命與命龜異云龜重對筮時述命命筮同筮輕也

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卜事示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興起也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也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婦哭不執龜者下主人也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衆賓僚友不来者也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右卜日

【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催布帶囙喪屨緇布冠不蕤而追反占者皮弁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布衰者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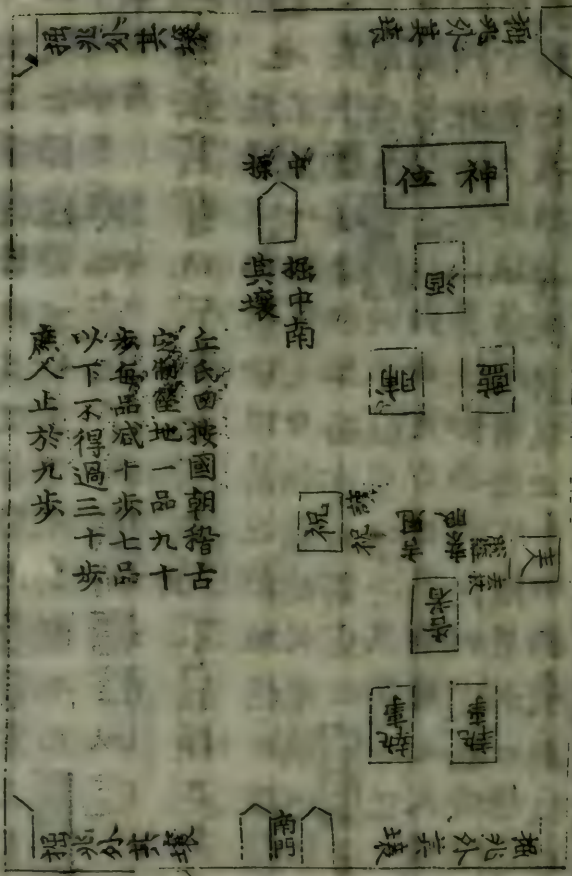
為帶曰衰優曰衰服之絰優𧝑與綏同有司為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朝服卑於皮弁以筮輕於卜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去聲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宗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作龜鑽灼之也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也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禮者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句弟曰伯子某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為兄則云某卜葬兄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

曲禮 凡卜筮日句之外曰遠某日句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喪事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

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亟微伸孝心也○朱子曰擇日於三日中選之至事辨之辰更以決於卜筮

檀弓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火羽反而葬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緇素為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為環絰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

司馬溫公曰筮卜或命筮者擇遠親或賓客為之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註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素服者但徹去華采珠金之飾而已

遂穿壙

司馬溫公曰今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者有鑿隧道旁穿土室而攛柩於音竄擲也

其中者按古者唯天子得為隧道上有覆土為隧晉文公請隧不許是也○伊川先生曰葬須為坎室為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退溪曰隧道後世上下通行然其間棺槨尺量等事或有差誤則有至難處者不如直下之為穩也○沙溪曰在下者以犯分不可用其他皆直下為壙而懸棺以窆今當以此為法其穿地宜狹而深狹則不崩損深則盜難近也范淳夫之葬伊川為之經理掘地深數丈不置十物葬之日招在近父老犒以酒食示之其後發塚者相繼而淳夫獨完○輯覽穿地宜下為壙○備要同本註穿壙之具莎土匠器用如鍤斧蕢畚之類曲尺或用絲繩摺之又橫摺之則所摺中央一角正如曲尺所以度金井機者細繩十餘尺所以度壙者金井機用木四條為之先度棺之長短廣狹與灰之多小而裁斷於四角

作納鑿合之為機所以安地上穿壙者○又於機之上下二横木度其中間足以容下棺外鑿四孔各立小柱以備下棺時縱置長杠於小柱之外不得內轉又於機之縱横四木正中并表以墨以考四方

檀弓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疏曰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槨合衆材為之故大少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合葬諸說見上三月葬條下

問合葬夫妻之位 白虎通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 朱子曰某初葬亡室時只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 陳安卿 名淳漳州人先生守漳遂從學先生每稱為吾道得人性孝友授泉州主

簿有四書口義等書學者稱北溪先生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時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程子曰合葬須以元妃配享須以宗子之嫡母此不易之道○張子曰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張子曰祔葬只合祔一人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朱子曰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可也○丘氏曰葬位固當如祭位但世俗循冒已久凡葬皆男左女右一家忽然如此行之數世之後安知子孫不誤以考為妣乎不如且姑從朱子葬劉夫人之例也○退溪答人書曰兩親墓東西定位想中國俗葬皆男左女右故朱先生葬劉夫人時只循俗為之其後丘文莊亦不欲異俗而云云然朱子答陳安卿說乃為晩年定論後世之所當法也文莊好惡頗有不中理處不必盡從其論也

(出)人家墓壙棺槨切

不可太大當使壙僅能容槨槨僅能容棺乃善去年此間陳家墳墓遭發掘者皆緣壙中太濶其不能發者皆是壙中狹小無着脚手處此不可不知也此間墳墓山脚低卸（音射今俗謂舟車出載解馬去鞍皆曰卸）故盜易入問墳與墓何別曰墓想是塋域墳即封土隆起者光武紀云為墳但取其稍高四邊能走水足矣古人墳極高大壙中容得人行也没意思今法令一品以上墳得高一丈二尺亦自儘高矣李守約（名閎祖光澤人父呂與朱子為友三子從學閎祖篤志精思進士官廣東撫幹號綱齋）云墳墓所以遭發掘者亦

陰陽家之說有以啓之蓋凡發掘者皆以葬淺之故若深一二丈自無此患古禮葬亦許深曰不然深葬有水嘗見興化漳泉間（興化郡名漳泉二州名俱屬福建道）墳墓甚高問之則曰棺只浮在土上深者僅有一半入地半在地上所以不得不高其封後來見福州人舉移舊墓稍深者無不有水方知興化漳泉淺葬者蓋防水耳北方地土深厚深葬不妨豈可同也【[illegible]】曰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

作灰隔

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

布石灰細沙黄土拌匀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五禮儀】作寸別用薄板為灰隔如槨之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集說】板厚二寸周圍約空七八寸使可實灰沙墻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方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補注】旋抽其板之板乃築板也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槨則無以容瀝青故為此制【集說】曰此當與下文加灰隔內外蓋處通看方得其詳蓋此所謂灰隔非今人所用之灰隔也家禮不用外槨而顧多用瀝青故別用薄板權為外槨之形姑去其蓋板而塗瀝青於其地板與四周以此代槨而安於壙底

全他本作金

炭灰之上乃下槨於其中正如下槨於槨中也然後始用今所用灰隔而下灰隔依今下灰隔之法轉轉築上及隔之平而止則其狀亦如槨外用灰炭也於時方加此隔內外盖盖無槨則瀝青無所用於壙故為此制專為用瀝青設也故此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瀝青也今所用灰隔者所以隔灰與炭也今人未有無槨而瘞者其用瀝青又不如家禮之多而只用於外槨之外則無所用於此灰隔為也不知者乃以今之灰隔之制解此灰隔之文牽强乖謬由不致詳於上下之文故耳 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而為全石螻蟻盗賊皆不得進也 曰古人之瘞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尚保藏固密以防損汚況親之遺骨當何如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者是豈知必誠

必信之義且非欲求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喪錄】但三物拌匀以淡酒適灑之○【備要】石灰四墻灰廣各八寸許上灰約厚數三尺(營造尺)則當入千斗四墻灰廣約七寸許則入六百斗餘皆推之黃土細沙皆篩過用之各於石灰用三分之一㊀三物拌均時求愈多愈好松脂隔板四所以築三物者炭末今或不用槨家禮不用而今人多用之

【士喪禮】既井槨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槨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既已也匠人為槨列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之則坐施之窾中矣主人還槨亦以既朝哭矣㊀疏曰檀弓既殯旬而布材此時將用故主人親看○【張子】曰古之槨言井槨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

【檀弓】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稷周殷人棺槨註見治棺

条下◐既殯旬而布材材為棺槨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栢槨以端長去聲六尺天子以栢木為槨端猶頭也用栢木之頭為之其長六尺◐子游曰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喪大記君松槨大夫栢槨士雜木槨天子栢槨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畢遠不嫌僭也○饒氏曰吾少時謀葬曾祖積年精思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咸陽原上有人伐東漢時墓栢棺尚在又韓偹王城把得古栢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栢萬之說於是知栢最可以久棺槨之間君容柷昌六反大夫容壺士容

瓵武○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器一說壺瓵皆盛酒器古者棺外槨內有藏器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瓵五斗所容大小可知 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

士不虞筐 鄭氏曰未聞

問槨外可用灰雜沙土否朱子曰只純用炭末置之槨外槨內實以和沙石灰或曰可純用灰否曰純灰恐不實須雜以篩 韻會簏竹器可以除麤取細今文借作篩或作簁 過細沙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 退溪曰棺槨間用灰妄意少用則無益多用則又須槨大槨大又須壙大皆家禮所忌恐不用為宜也○退溪答人問曰用油灰或槨內槨外所宜不曾親歷其利害故不敢以臆料妄報也且此問士人曾有欲純用油灰者滉意朱子旣有瀝青無益之說而只用沙灰云今若用純油灰漸

橫他本術生

以成俗則貧者力不辦恐有緣此而葬不以時是自我開弊也其入遂不用今而思之開弊雖未安渠勸止之亦無乃傷孝子之心反爲未安以此尤難於答辱問也○補註按槨內用灰末穩槨朽而灰孤立旣不得與外灰隔爲一槨外又槨之底板腐陷則灰不能安其基矣

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約厚七八寸許旣辟濕氣免水患又截樹根不入樹根遇炭皆橫轉去以此見炭灰之妙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補註晉葛洪句容人家貧力學好神仙導養之術元帝時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後入羅浮山鍊丹著內外篇號抱朴子尸解去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問范家補註曰范如圭韋齋先生執友朱子以父兄事之用黃泥拌石灰實槨外如何曰不可黃泥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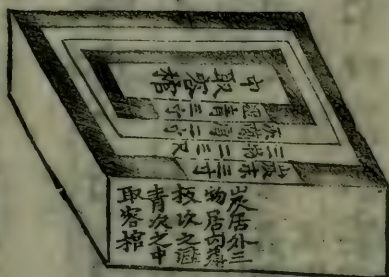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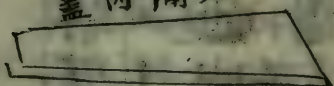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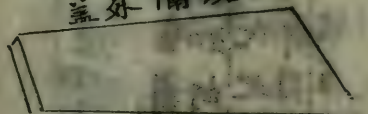
亦能引樹根又問古人用瀝青恐地氣蒸熱瀝
青溶化棺有偏陷却不便曰不曾親見用瀝青
利害但書傳間多言用者不知如何【補註】曰松脂塗棺特
出臆計非有稽也嵩山下鄉民穿地得古棺槨以松脂乃知古人已有用之者矣⊕禮
壙中用生體之屬【退溪】曰生當作牲古者取遺奠牲體包以送葬也久
之必潰爛却引虫蟻非所以爲亡者慮久遠也
古人壙中置物甚多以某觀之禮文之意大備
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慮久遠毋使
土親膚而已其他禮文皆可畧也又如古者棺
不釘不用漆粘而今灰漆如此堅密猶有蟻子

入去何況不使釘桼此皆不可行○【楊氏】復曰先生荅廖子晦（名德明南劒順昌人少學釋得龜山書大悟遂師朱子登第官至吏部選郎朱子稱其學有根據號槎溪有槎溪集）曰所問葬法後來講究木槨瀝青似亦無益但於穴底先鋪炭屑築之厚一寸許其上即鋪沙灰四傍即用炭屑側厚一寸許下與先所鋪者相接築之既平然後安石槨於其上四傍又下三物如前槨底及棺四傍上面復用沙灰實之俟滿加蓋復布沙灰而加炭屑於其上然後以土築之盈坎而止【集說】（今人但實灰沙於槨外槨內空虛久必儲水不便愼之莫聽俗言而誤大事 或問槨內外皆實）

灰沙則以朱子之言爲據擲又加底亦有據乎曰頃葬先人處地有水繆出臆見擲乃加底用油灰麻筋召舡匠艌其縫薄溶瀝青塗其外用以載柩擲內外如前法各實以沙灰既平擲口再加外蓋用直板合成艌其縫不用橫者仍用油灰批縫密釘之再溶瀝青塗其上更下灰沙盈坎乃止問擲內外既皆實以灰沙何必又用木擲在內曰灰沙須發熱過乃堅若不用擲隔之則天雨地泉浸濕灰沙不能堅結故用擲隔之則擲外灰沙縱然浸濕不結而擲內者自能發熱堅固及擲朽腐而內灰沙已皆堅結久矣所以加底蓋非無謂也問木擲作兩三套(音討)做如何曰雖便擧動縫內漏水入去却不便必作一箇做方穩當○龜峯曰棺上面灰恐無安頓處棺朽終亦陷落恐不可用擲上之灰既厚而又與外物同心可無崩陷也

蓋沙灰以隔螻蟻愈厚愈佳

程子曰地中之患有二唯蟲與水而已所謂無使土親膚不以土爲汚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避土獸土獸希有

之物尚知備之虽為必有而不知備之何也頃嘗見籍溪先生名憲字原仲崇安人安國從子紹興中入太學歸故山力田奉親一意下學學者稱籍溪先生朱子年十四奉遺訓受學籍溪及白水劉勉之屏山劉子翬三君子之門說嘗見用灰葬者後因遷葬則見灰已化為石矣炭屑則以隔木根之自外至者亦里人改葬所親見故須令常在沙灰之外四面周密都無縫罅然後可以為固但法中不許用石槨按通典云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為槨及石室不許用石槨自唐始耳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庶幾不戾法意耳〔朱子〕葬長子其壙用石上盖厚一尺許五六段横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內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黃泥築之○〔[illegible]〕簡易家禮灰隔舊制先開壙後

築底灰築墻其法似難用功且不堅實只須開壙三尺餘即擲平如地乃度穴道寬廣於四圍開溝寬二尺深四五尺留其中為毋務取方正即布炭屑於溝內以糯米煎汁拌灰沙黃土每灰三石用沙土各一石務令巧勻周遭下之每石許築實傍外處仍用炭屑及毋而止方可搖取中心築底厚三尺以薄板鋪于下用油灰布其縫仍用糯米汁調淨灰遍灰四方俟下棺後乃用厚板蓋上加灰物輕輕躡之勢如魚脊此法最為簡當且堅實此予親督人築之者也

築灰隔及內外蓋圖

之其勢爲難所以不得不依壙南之說而處之
然階砌下太遠於階上依數尺之說量宜用之

誌石圖

底

某官某公諱某字某
某州某縣人考諱某
某官母某氏某封某
年月日生敍歷官遷
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
日葬某鄕某里某處娶
某氏某人之女子男
某某官女適某官某

盖

某官某公之墓

以二石字面相向而以鐵束束之

造明器

刻木爲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
小准令五品六品三十事七品八品二十事非陞
朝官十五事 [illegible] 同本註泥塑亦可○備要同本註

[illegible] 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續主人徧視之

如哭擗獻素獻成亦如之封明器之封視之亦拜工左旋形法定爲素餙治畢爲成

檀弓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去聲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尾不成味沫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知有鍾磬而無簨筍虛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之徃也竹器則無縢緣尾器則不成其黑光之沫木器不成雕斲之文琴瑟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鍾磬無懸挂之簨虛不可擊也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盖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善夏之用明器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

用殉乎哉非殷人用祭器殆近也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塗車以泥為車芻靈束草為人形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曰俑○仲憲原思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夏殷所用不全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忍以無知待之乎

檀弓 既殯而布明器

【喪服小記】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陳器陳列明器也朋友所贈皆當陳列而納於壙者有定數省減殺也若主人所作者依禮有限故云省陳而盡納

【陳安卿】問明器亦君子不死其親之意朱子答曰熹家不曾用(天全)○【郭子從】問明器朱子答曰禮既有之自不可去然亦更在斟酌今人亦或全不用也(天全)○又曰喪事都不用冥器糧瓶之類無益有損棺槨中都不著世俗所用者一物(語類)○【退溪】曰明器古人亦有不用之說其不用者恐致壙中空濶且無益故也然制禮之意云不欲致死之故用平時之物不當致生之故具而不可用其義亦甚切至而精微器用而別作便房以掩之恐無不可也

下帳

謂牀帳茵席椅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儀節同本註○備要

同本註○【通典】三品已上帳高六尺方五尺女子等不過三十人長八寸五品已上帳高五尺五寸方四尺五寸音聲僕從二十五人長七寸五分六品已下帳高五尺方四尺音樂僕從二十人長七寸三品以優厚料則有三梁帳蚊幬婦人掃洗帳并準式○【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勅古之送終所尚乎儉其明器墓田等令於舊數內減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別勅優厚官供者準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為華飾○【退溪】曰下帳是帳帳指牀帳茵席而言也○【鄭寒岡】問曰下帳置之不敢知沙溪答以為下帳恐是對上服而言如公服靴笏幞頭襴衫鞋履之類屬身上所用之物故曰上服如牀帳茵席椅卓之類屬身下所用之物故曰下帳者下陳器附註可知也寒岡曰來歎之得之

苞【[illegible]】苞裹魚肉之屬補註 苞草也古稱苞苴是也

竹掩一以盛遣奠餘脯【[illegible]】同本註脯下有醢字○備要同本註

禮記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君國君有地大夫通稱公諸侯也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折苞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遣車制甚小以置之壙內四隅不容大爲之也禮中殤從上君適三乘則中亦三下則一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下則無大夫適一乘則中亦一下及庶殤并無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遣去聲車一乘及墓而反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窆訖即還儉於賓也國君七介遣車七乘大夫五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遣車之數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天子之士三諸侯之士無遣車也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介包也凡包牲體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爲三介太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

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曾子主權有子主經

【劉氏】璋曰既夕禮苞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註云用便易者謂茅長難用裁取三尺一道編之

筲

【既夕禮】按下記云菅筲三則筲以菅草為之

竹器五以盛五穀【補註】同本註○【五禮儀】有冪圓徑七寸五分高六寸四分容三升黍稷稻粱麻菽麥小豆各三升○【集說】今世又只用五小尾罐各盛數合耳或問穿便房引水不便欲貯埋誌處何如曰雖不用可也雄埋明器上【備要】五穀稻黍稷菽麥

【司馬溫公】曰今但以小甕貯五穀各五升可也

○【劉氏】璋曰既夕禮筲三容與簋同盛黍稷麥

其實皆淪註云皆湛之以湯神之所享不用食

道所以為敬

瞿

罋器三以盛酒醯醢醯平聲醢酸也○【司馬溫公】曰自明

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傍穿便房以貯之史便坐註便坐於偏側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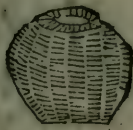
(人)按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

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虫聚蟻尤為非便

雖不用可也【儀節】同本註丘氏曰宜小其制每種各置小許五穀每種存數十粒脯醢存一二塊庶幾存古似亦無害

【檀弓】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

器矣而又實之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愼齋曰蓋譏其多於禮可也豈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也歟

大轝

古者柳車制度甚詳詳見旣夕禮商祝飾柩註疏今不能然但從俗爲之取其牢固平穩而已其法用兩長杠杠上加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床以載柩足

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鑿音漕穿孔也枘音鋭刻木端入鑿者也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枘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抠常適平兩柱近上更爲方鑿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短杠上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麻大索以備扎音札本纏束也紮縛此皆切要實用不可闕者但如此制而以衣覆棺亦足以少華道路或更欲加飾則以竹爲之格以綵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而已考索倦游錄盤線繪繡之毬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曰流蘇摯虞曰流蘇緝鳥尾而垂之若流然以其蘂不垂故曰蕊今俗謂條頭蘂爲

蘇吳都賦註流蘇者五色羽飾帷四角而垂之也然亦不可太高恐多罣胡桂切碍也礙不須太華徒為觀美若道路遠決不可為此虛飾但多用油單裹柩以防雨水而已丘氏

曰按本註大轝之制云云按治棺下註云棺制僅取容身勿為高大由是推之大約不過二尺餘而已若如卷首圖於兩杠間施以短杠四人於中並行局促迫窄實難轉動况本註亦無明說今擬施橫杠出兩長杠之外庶幾寬敞可以行動又棺中斂物不無多寡衲鑿轉動多致偏重臨載之際或偏有低昂須用他物稱墜方得適平今擬於方床四隅各加一鐵環而兩長杠之上亦如之繫繩於下環而貫之於上隨其低昂而操縱之如此則適平矣又此轝只可行近地寬平之處不可行遠今增損舊制別為新式以便行遠其長杠量截去兩頭每頭出棺首尾各留尺五六寸就於兩頭各施一橫杠從杠頭量八尺許又施橫杠却於分中處加一直杠俱用麻繩札縛然後加以短杠如舊式或

用八人十六人隨宜以此行遠庶幾側隘之處無所防礙○【備要】同本註

【周禮】喪祝掌大喪及祖祖奠飾棺設帷幌之屬乃載凡卿

大夫之喪掌事而飾棺焉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墻置翣設披

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盛備三王之制以韋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翣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練素錦也○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

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以公明儀尊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蚣

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池視重霤池者柳車之池重霤者屋之承霤以木為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云重霤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數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喪大記飾棺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畫帷畫為雲氣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披亦如之色及數悉與戴同士布帷布荒一池揄搖絞交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

貝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布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搖翟也雜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上戴前二用纁後二用緇二披搖一邊言若通兩邊言亦四披也

雜記大夫不揄絞屬獨於池下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大夫士死於道則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遰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布輤以白布為輤輲讀為輇音與舡同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無輻者合大木為之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脫去輤則帷尸在輇車上故載以輇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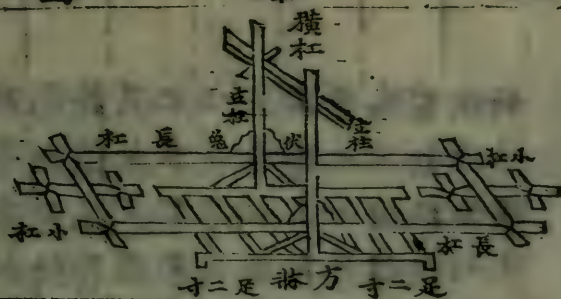
上唯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士畀故質畧如此

【栗谷】曰某舊爲先人飾棺考制度作帷幌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仲南劍州人朱子自謂見延平後爲學始就平實沙縣鄧天啓稱愿仲如氷壺秋月瑩徹無瑕以爲不切而今禮文覺繁多使人難行後聖有作必是裁减了方始行得

【集覽】按丘儀士喪禮商祝飾棺一池設披屬引註飾棺爲設牆柳也牆即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名池者象宮室之承霤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披用帛爲之繫於柳中人牽之登高則引前以防車之軒適下則引後以防車之翻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屬猶着也引所以引柩車也喪大記大夫畫帷二池畫荒火三列黼三列素錦褚纁紐六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上布帷

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二采一貝畫
翣一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註帷柳
車邊墻也畫爲雲氣荒蒙也柳車上覆也火三
列畫爲火三行黻三列畫爲兩已相背三行黼
錦白色錦也褚屋也紐用帛爲之聯帷與荒前
絳後黑齊者猶臍也用絳黃黑三色繒衣之三
貝者又連貝爲三交絡齊上翣形似扇用木爲
之在路則障車入壙則障柩黻者畫黑白斧形
也畫者爲雲氣也綏者用五采羽作蕤綴翣之
兩角也魚躍拂池以銅魚懸池之下車行則魚
跳躍上拂於池也戴者用帛繫棺紐著柳車之
骨也士帷皆白布不畫也一池雖前有之揄讀
爲搖絞搖翟也雉類赤質五色絞用青黃絹畫
翟於絞接禮大夫士棺飾如此華盛家禮從簡
便惟用竹格若仕宦之家有餘力者
於竹格上稍加華飾似亦不爲過

大轝圖
橫杠
立柱
長杠
伏兔
立柱
小杠
小杠
長杠
方牀
足二寸
足二寸
竹格圖
以竹爲格以彩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四角流蘇
流蘇
流蘇
流蘇
流蘇
柳車圖
齊
朱
白
蓋
箱
箱
輇
輇
輇

翣

以木為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二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黻翣畫黻畫翣畫雲氣其緣皆為雲氣皆畫以紫准格【補註】曰謂准格者依宋制也○【儀節】見圖式丘氏曰禮惟諸侯得用黼翣以家禮本註有之始畫于此以備其制今擬大夫用黻翣二雲翣二士用雲翣二○【愚按】翣若用造禮器尺則高出棺上不便當用周尺又曰家禮定條無翣入壙之文或是闕文抑故畧之與

【喪大記】君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翣形似扇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也大夫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而追反士畫翣二皆戴綏皆戴綏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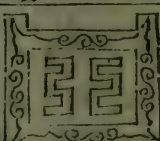
用五采羽作緌綴翣之兩角也○**喪大記**曰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戴圭者必戴緌戴緌者未必戴圭緌說也

檀弓 天子五重八翣諸侯三重六翣大夫再重四翣 重抗木與茵也詳見既夕禮

檀弓 周人牆置翣 已見上治棺條

黼翣

周禮白與黑謂之黼 黼為斧形

黻翣

周禮黑與青謂之黻 儀節用黑青二色相間為亞形當從家禮皆畫以紫

大夫四黻翣雲翣各二

雲翣

以紫畫為雲氣

士只用雲翣二

作主

程子曰作主用栗 木主必以栗何也程叔子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

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木之堅者可也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也

厚寸二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象十二月

博三寸厚寸二分十二分象日之辰剡上五分判時尖切削也為

圓首寸之下勒晉德切刋也刻也前為領而判之四分居

前八分居後領下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合

之植於趺下齊疑義曰齊字當句絕下字句絕誤竅其旁以通中

圓徑四分如身後三之一居三寸六分之下居二分之上下距

趺面七寸二分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以粉塗其前

面伊川先生曰作主取法於時日月辰陷中以書爵姓名行曰宋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旁題主祀之名曰孝

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墻外改中不改○朱子曰伊川木主制度其剡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司馬溫公曰府君夫人共爲一櫝**白虎通**合葬所以同夫婦之道則藏二主於一櫝者用此道也○

按古者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便作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櫝用黑漆**丘氏**曰按書儀云版下有趺韜之以囊藉之以褥此所謂版趺即座蓋也座之式以方四寸厚寸二分鑿木爲趺又以薄板三片相合安於趺之兩旁及後面其版迄主稍高處其前面與頂趺之四邊各寬於版少許令可容蓋蓋亦以薄版爲之四邊相合有頂其長可以罩趺上之版惟前面留一圓竅俱飾以黑漆或粉漆○**儀節**丘氏曰祠堂本章下止云爲四龕每龕內置一卓子其上置櫝龕外各垂小簾無有韜藉之說其說蓋出溫公書儀朱子既已不取不用可也今不復爲之圖而止

圖櫝式從簡省也有力者如或為之亦且容一主無不可○[備要]同本註圖神主用周尺

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五禮儀]廣主用桑木長一尺方

五寸上頂經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四隅各剡一寸上下四方通孔經九分倚几長二尺三寸廣七寸厚二寸足高五寸內櫝頂蓋四面高一尺一寸八分廣各一尺九分底長廣各一尺三寸厚四分外櫝蓋平四面直下長各一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二寸厚四分臺長廣各一尺三寸厚三寸用栢子板櫝內外皆有紫綾座子外則褁白綃主有白紵覆巾王后則青苧巾位版同唯無覆巾位版用栗木為之長一尺二寸厚八分廣四寸圭首趺長八寸廣四寸厚二寸座制面頂俱虛底板長一尺四寸廣九寸厚二寸三面板高各一尺三寸一分厚各三分後面廣一尺五分左右面廣各五寸蓋制平頂四向直下正濶傍狹蓋板長一尺一寸七分廣六寸三分有奇厚三分前後板長一尺一三寸五分廣一尺一寸七分厚三分左右板長一尺三寸五分廣六寸三分有奇臺長一尺四寸廣

九寸厚三寸
用栢子板

【檀弓】重主道也殷主綴【註】重焉周主重徹焉 本註詳見

上魂帛下○【語類】曰古人亦不爲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爲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爲褻慢故始無設爲重鬲以爲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篾爲之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士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語類】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朱子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裡

【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五經異義】主者神像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以虞而立主以事之唯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差也三王之制小祥以前主用

桑(桑猶喪也)○通典公羊說卿大夫無主之說見
上魂帛條下○士虞禮註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
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
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
則反廟之禮未聞其以幣告之乎䟽曰天子諸侯
有木主可言褩與反大夫無木主故云無主則反
廟之禮未聞○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
以栗白虎通魯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
氏以松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栢所以自迫促周人
以栗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廟主以木為之者木
有終始與人相似題之欲令後可知○尹氏曰古
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
而妄對○沙溪按三代主木之不同亦以其土
之所宜歟○退溪曰用栗取其堅實別無義也

程子曰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

私室丘氏曰嫡母無子而庶母之子主宗祀恐
亦當祔嫡母側○集說按丘氏妾母祔廟
之說誤矣恐
不可從也

主之制度則一盖有法象不可益

損益損則不成矣【退溪】曰古禮妾亦有神主今造神主似無不可然今此則不須造主只用位版為可若只書牓太為怱畧尤易於發忘之勢故酌其中而為位版可也

○【朱子】曰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古制只不消消語助不釋不消不須之意二尺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問用主如何程子曰白屋之家不可只用牌子可矣如某家主式是殺諸侯之制也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中換了【退溪】曰釋以中間不可換改之義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問庶人家亦可用主否朱子曰亦用不妨且如云云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遷易【集覽】曰遷易位版為神主也但

緇此不當位耳【禮說】曰有官人自作主不妨集覽曰緇洗世父與祖無官者不當作位板而當作神主也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爲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意斟酌於古禮亦有考也

答曾光祖書○【語類】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朱子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然今未見諸侯之制本是如何若以爲疑則用牌子可也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温公所大板子今但依程子主式而勿陷其中可也

今詳伊川主式書屬稱本註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之類如此則士庶可通用【要訣】曰士大夫家而云幾郎幾公或是上世無官者也

周尺當省尺七寸五分弱程集與書

儀誤註五寸五分弱温公圖以謂三司布帛尺
即省尺程沙隨實夫程可久名迥號沙隨寧陵
人靖康之亂徙紹興之餘姚官
至上饒令嘗受學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俞
攜著古易章句等書先生稱其博雅君子人尺
即布帛尺朱子答胡伯量曰尺樣温公有圖後
人刻之於石其說甚詳沙隨所据即
此本今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
也
然非有聲律高下之差亦不必屑屑然也得一
書為據足矣潘時舉曰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
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温公書儀多
誤註為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
為何尺時舉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二書高低
雖有小不同然本只要見式樣其高廣之度自
有尺寸初不取此為準也省尺乃是京尺温公
有圖子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會稽司馬侍
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周尺居其右

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今不敢自隱引圖主式及二尺長短而著伊川之說於其傍

○丘氏曰家禮神主制度本伊川說而無尺式後人以潘時舉所得司馬家二尺式圖於卷首其一三司布帛尺一即周尺也近時書四刻附註筆書以板本短狹之故而所畫之尺亦隨之而短維其傍書曰當今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今世之人豈知三司尺為何等尺哉惟鄭霖所刻横畫尺式最為得體但亦無所準則今以武林應氏圖準以今之鈔尺使作主者有所依據

○[illegible]峯曰家禮圖本非朱子之作不可為則今只圖其形而非圖長短者也板各不同又丘氏儀節則太長亦難取信我國今作神主周尺傳来雖久常以為疑今考徐居正筆苑雜記又世宗朝許稠得陳友諒子理家廟神主尺式又得議節姜天霆家尺本乃其父判三司事姜碩翁有院元使金剛所藏象牙尺所傳也而書云神主尺定式以今官尺去二寸五分用七寸五分則與家禮附註潘時舉所云周尺當今省尺

七寸五分弱之語同二本相較不差於是始定
尺制凡神主與天文漏器㨾此以為定式後赴
京人買得新造神主來寸分相合 今我國所用
周尺與中國同無疑矣云今姑遵 世宗朝所
定用今尺
似合道理

朱子答郭子從曰江都集禮晉安昌公荀氏祠
制云祭版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
五分八分大書云云今按他所引或作厚五寸
八分通典開元禮皆然詳此八分字連下大書
為文故徐潤云又按不必八分楷書亦可必是
荀氏全書本有此文其作五寸者明是後人誤
故也若博四寸五分而厚五寸八分則側面濶
於正面矣決無此理當以執禮為正○問溫公
所作主牌甚大濶四寸厚五寸八分不知大小
當以何者為是曰便是溫公錯了他却本荀勗
禮○**李先師**問士牌子式朱子曰晉人制長一
尺二分博四寸五分亦太大不如只依程主外
式然其題則不能如韜中之多矣○**黃直卿**問
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

牌濶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云濶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少錯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一句○退溪答潘立之日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不知如何○退溪答人日神主尺度不中改造似當然昔李堯卿造家先牌子只用匠尺其後覺長大不合度欲改之問於朱子朱子云而今不可動以此觀之牌子不可動則神主可改易

考火災改主說見上祠堂條

神主前式
神主後式
韜縫式
顯考某官府君神主
孝子某奉祀
三分之一居前
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
竅
竅
三分之二居後
式如斗帳合縫居後之中稍留其末
頂用薄版自上而下韜之與主身齊
櫝蓋式
趺式
藉式
四向直下正濶旁狹
方四寸厚寸二分
韜藉見朱子大全
方濶與櫝內同疊布加厚裹之以帛考紫妣緋衆亦如之

虞主
內匱
尺
練主制同惟用栗異
倚几
外匱
臺
周尺
布帛尺半

式
造禮器尺半
營造尺半

禮喪 流源
五